

古史辨

第一冊

顧頡剛 編著

海南出版社

古史辨 第一冊

顧頡剛編著

尹默題

古史辨

漢武梁石室畫像一

伏羲倉精初造玉葉畫卦結繩人理海內



第一冊

中華民國十五年

三月出版

夏禹長治地理脈泉知陰隨時設防退為國形



漢武梁石室畫像九

Soyez profondément, farouchement véridiques. N'hésitez jamais à exprimer ce que vous sentez, Même quand vous vous trouvez en opposition avec les idées reçues. Peut-être ne serez-vous pas compris tout d'abord. Mais votre isolement sera de courte durée. Des amis viendront bientôt à vous: car ce qui est profondément vrai pour un homme l'est pour tous.

(Testament de l'Art de Rodin.)

要深澈猛烈的真實，你自己想得到的話，永遠不要躊躇着不說，即使你覺得違抗了世人公認的思想的時候。起初別人亦許不能了解你，但是你的孤寂決不會長久，你的同志不久就會前來找你，因為一個人的真理就是大家的真理。

(譯自羅丹美術的序文)

自序

兩年前，我在努力週報附刊的讀書雜誌裏發表辨論古史的文字時，樸社同人就囑我編輯成書，由社中出版。我當時答應了，但老沒有動手。所以然之故，祇因裡面有一篇主要的辨論文字沒有做完，不能得到一個結束；我總想把它做完了付印。可是我的生活實在太忙了，要想定心研究幾個較大的題目，做成一篇篇幅較長的文字，絕不易找到時間，這是使我永遠悵悵着的。

去年夏間，上海某書肆中把我們辨論古史的文字編成了古史討論集出版了。社中同人都來埋怨我，說，「爲什麼你要一再遷延，以致給別人家搶了去」。我對於這事，當然對社中抱歉，並且看上海印本錯字很多，印刷很粗劣，也不爽快，就答應道，「我立刻編印就是了！」哪知一經着手編纂，材料又苦于太多了，祇得分冊出版。現在第一冊業已印刷就緒，我很快樂，我幾年來的工作得到一度的整理了。

這第一冊分做三編。上編是在讀書雜誌中作辨論以前與適之玄同兩先生往返討論的信札，是全沒有發表過的。這些信札祇就手頭保存的寫錄，當然遺失的還有許多。在這一編裏，可以知道雜誌中文字的由來和我對於懷疑古史一件事所以有明瞭的意識的緣故。中編所錄全是在讀書雜誌中發表的。其中許多問題雖都沒有討論出結果來，但是我們將來繼續研究的骨幹卻已在這幾篇文字中建立起來了。下編除首二篇外全是讀書雜誌停刊以後的通信及論文，有一部分是沒有發表過的。在這一編裏，可以見出我現在對於研究古史所走的路途的趨向。

第二冊的稿子約略輯成，也分作三篇。上篇是討論古代史實及傳說的。中編是說明經書真相及批評注解得失的。下編是辨僞者的傳記和評論。這些文字都是數年來在各種刊物上零碎發表的，其中待討論修正的地方很多。祇要第一冊出版後有銷場，社中同人容許我繼續出版，我就可寫定付印。

以後我的環境如果不至迫逼我廢學，我的胸中所積蓄而且渴望解決的問題正多，自當陸續研究，作文發表，第三冊以下也儘有出版的希望。但不知道我的爲生活而奮鬥的能力能打出一個境界，完成這個志願與否。

現在輯成的兩冊，範圍並不限于古史。所以仍用古史署名之故，祇因我的研究的目的總在古史一方面。一切的研究都是要歸結于古史的。（例如辨論詩經與歌謠的文字雖與古史無直接關係，但此文既爲辨明詩經之性質，而詩經中有古史材料，詩經的考

定即可輔助古史的考定，故仍收入。) 沒有枝葉固然可以把本幹看得清楚，但有了枝葉也更可以把本幹的地位襯托出來，所以我不想把枝葉刪芟了。

這幾年中，常有人問我，『你們討論古史的結果怎樣？』我屢次老實回答道，『現在沒有結果。因為這是一個大問題，它的事實在二三千年以前，又經了二三千年來的亂說和偽造，哪裏是一次的辯論所能弄清楚的！我們現在的討論祇是一個研究的開頭呢，說不定我們一生的討論也祇是一個研究的開頭咧！』

也有人對我說，『你為什麼不把幾年來的討論的文字重做一番系統的整理，作成一篇齊整的論文呢？』這話固然是好意，但我決不敢答應。我現在在研究上所走的路途的短，成績的少，是大家看得見的，實在沒有把這種一目可盡的東西再做一番系統的整理的必要。況且我所提出的論題全沒有討論出結果來，也無從加以斷定。我並不是沒有把我的研究構成一個系統的野心；如果我的境遇能允許我作繼續不斷的研究，我到老年時一定要把自己的創見和考定的他人之說建立一個清楚的系統。但現在還談不到此，還祇能見到一點寫一點，做零碎的發表和零雜的編集。

我非常地感謝適之玄同兩先生，他們給我各方面的啓發和鼓勵，使我敢于把違背舊說的種種意見發表出來，引起許多同志的討論。這個討論無論如何沒有結果，總算已向學術界提了出來，成為學術界上的公同的問題了。我又非常地感謝劉楚賢（挾黎），胡堇人，柳翼謀（詒徵）諸先生，他們肯盡情地駁詰我，逼得我愈進愈深，不停歇于浮淺的想象之下就算是滿足了。我永遠要求得到的幸運，就是常有人出來把我痛駁，使得我無論哪個小地方都會親自走到，使得我常感到自己的學力不足而勉力尋求智識。我在生活上雖是祈禱着安定，但在學問上則深知道這是沒有止境的，如果得到了止境即是自己的墮落，所以願意終身在彷徨覓路之中，不希望有一天高興地呼喊道，『真理已給我找到了，從此沒有事了！』

我自在讀書雜誌中發表了推翻相傳的古史系統的文字之後，一時獎譽我的人稱我『燭照千載之前，發前人之所未發』；反對我的人便罵我『想入非非，任情臆造』；對我懷疑的人也就笑我抨擊古人祇不過為的趨時成名。也有愛我的前輩肫摯地勸告道：『你是一個很謹厚的人，何苦跟隨了胡適之錢玄同們，做這種不值得做的事情！』我聽了這種種的議論，禁不住在腹中暗好笑。我自己知道，我是一個平常的人，決不會比二千年來的人特別聰明，把他們看不清楚的疑竇由我一起看出。我也知道，我是一個很膽小的人，苟非確有所見，也決不敢猖狂地冒了大不韙，自己提出一種主張來疑經蔑古。至于成名之心，我固然不能說沒有，但總可以說是很淡薄的，我也決不願無故凌辱古聖先賢來造成自己的名譽。適之玄同兩先生固是我最企服的師，但我正因為沒有崇拜偶像的成見，所以能真實地企服他們；若把他們當作偶像一般而去崇拜，跟了他們的脚步而作應聲蟲，那麼，我用

了同樣的方式去讀古書時，我也是古人的奴隸了，我還哪裏能做推翻古代偶像的事業呢。老實說，我所以有這種主張之故，原是由于我的時勢，我的個性，我的境遇的湊合而來。我的大膽的破壞，在報紙上的發表固然是近數年的事，但伏流是與生命俱來的，想象與假設的構造是一點一滴地積起來的。我若能把這個問題研究得好，也祇算得沒有辜負了我的個性和環境，沒有什麼了不得。若是弄得不好，不消說得是我的罪戾，或是社會給與我的損害了。因為我對於自己的地位有了這種的瞭解，所以我對於自己的見解（給一般人詫為新奇的）常以為是極平常的，勢所必然的，我祇順着自然的引導，自己無力于其間，譽我和毀我的話都是廢話而已。但譽我和毀我的人，我也不嫌怪，因為他們祇見到我的主張的斷面，而不能深知道我的個性的環境，也是當然如此。

我讀別人做的書籍時，最喜歡看他們帶有傳記性的序跋，因為看了可以瞭解這一部書和這一種主張的由來，從此可以判定它們在歷史上占有的地位。現在我自己有主張了，有了出版的書籍了，我當然也願意這樣做，好使讀者瞭解我，不致驚詫我的主張的斷面。

因為這樣，所以現在就借了這一冊的自序，約略做成一部分的自傳。我很慚愧，我的學問還沒的成熟，就貿貿然來做這種自傳性的序文，實在免不了狂妄之罪。但社會已經等不到我的學問的成熟而逼迫我發表學術上的主張了，已經等不到我的主張的討論出結果來而逼迫我出書了，我為求得讀者對於我的出版物的瞭解，還顧忌着什麼呢。

我是一八九三年生的。當我出生的時候，我的家中已經久不聽見小孩子的聲息了，我是我的祖父母的長孫，受到他們極濃摯的慈愛。我家是一個很老的讀書人家，他們酷望我從讀書上求上進。在提抱中的我，我的祖父就教令識字。聽說我坐在「連抬交椅」（未能步行的小孩所坐）裏已經識得許多字了，老媽子抱上街去，我盡指着招牌認字，店鋪中人詫異道，「這怕是前世帶來的字吧」！因為如此，所以我瞭解書義甚早，六七歲時已能讀些唱本小說和簡明的古書。但也因為如此，弄得我遊戲的事情太少；手足很不靈敏，言語非常鈍拙，一切的技能我都不會。這種的狀態，從前固然可以加上「弱不好弄」的美名，但在現在看來，祇是遏抑性靈，逼作畸形的發展而已。

在這種沈悶和呆滯的空氣之中，有一件事足以打破這寂寥而直到近數年來纔從回憶中認識的，就是民間的故事傳說的接近。我的本生祖父和嗣祖母都是極能講故事的：祖父所講大都屬於滑稽一方面，如「諸福寶（蘇州的徐文長）」之類；祖母所講則大都屬於神話一方面，如「老虎外婆」之類。除了我的祖父母之外，我家的幾個老僕和老女僕也都擅長這種講話，我坐在門坎上聽他們講「山海經」的趣味，到現在還是一種很可眷戀的溫煦。我雖因言語的鈍拙，從未複述過，到後

來幾乎完全忘記了，但那種風趣卻永遠保存着，有人提起時總覺得是很親切的。祖父帶我上街，或和我掃墓，看見了一塊匾額，一個牌樓，一座橋梁，必把它的歷史講給我聽，回家後再按着看見的次序寫成一個單子。因此，我的意識中發生了歷史的意味，我得到了最低的歷史的認識：知道凡是眼前所見的東西都是慢慢地積起來的，不是在古代已盡有，也不是到了現在剛有。這是使我畢生受用的。

當我讀論語的時候，孟子已買在旁邊；我隨手翻着。我在論語中雖已知道了許多古人的名字，但這是很零碎的，不容易連接。自從看了孟子，便從他述道統的說話中分出了他們的先後。我初得到這一個歷史的系統，高興極了，很想替它做一個清楚的敘述。以前曾在祖父的講話中，知道有盤古氏拿了斧頭開天辟地的故事，有老嫗和犬生出人類的故事；到這時就把這些故事和書本上的堯，舜，禹的記載聯串了起來了。我記得那時先着一家起了幾個早晨，在朝暾初照的窗下寫成一篇古史，起自開闢，訖于滕文公篇的「孔子沒，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不可」的一段事。孟子敘述道統到孔子為止，我作歷史也到孔子沒後為止，這是很分明的承受了孟子的歷史觀了。這篇古史約有五頁，那時還沒有練習過小楷，襯了紅格紙寫得蠅頭般的細字，寫好了放在母親的鏡匣裏。從我所讀的書和母親的病狀推來，那時我是七歲（依舊法算應是八歲）。可惜後來母親死了，這篇東西就失去了。

就是這一年的冬天，我讀完了孟子。我的父親命我讀左傳，取其文理在五經中最易解，要我先打好了根柢然後再讀深的。我讀着非常感受興趣，髣髴已置身于春秋時的社會中了。從此魯隱公和鄭莊公一班人的影子長在我的腦海裏活躍。但我的祖父不以爲然，他說，「經書是要從難的讀起的；詩經和禮記中生字最多，若不把這兩部書先讀，將來大了就要記不清了」。所以在一九〇一年的春天，命我改從一位老先生讀詩經。左傳祇讀了一冊，就擱下了。

我讀國風時，雖是減少了歷史的趣味，但句子的輕妙，態度的溫柔，這種美感也深深地打入了心坎。後來讀到小雅時，堆砌和嚴重的字句多了，文學的情感減少了，便很有些兒怕唸。讀到大雅和頌時，句子更難唸了，意義愈不能懂得了，我想不出我爲什麼要讀它，讀書的興味實在一點也沒有了。這位老先生對付學生本來已很嚴厲，因爲我的祖父是他的朋友，所以對我尤爲嚴厲。我越怕讀，他越要逼着我讀。我唸不出時，他把戒尺在桌上亂碰；背不出時，戒尺便在我的頭上亂打。在這種的威嚇和迫擊之下，長使我戰慄恐怖，結果竟把我逼成了口吃，害得我的一生永不能在言語中自由發表思想。我耐不住了，大着膽子向先生請求道，「我讀左傳時很能明白書義，讓我改讀了左傳罷」！先生聽了，鼻子裏嗤的一聲，做出很傲慢的臉子回答我道，「小孩子哪裏懂得左傳」！好容易把一部詩經捱完，總算他們順了我的請求，沒讀禮記而接讀左傳。這位老先生要試一試我以前類于誇口的請求，令我講解華督殺孔父的一段。我一句句地講了。他很詫異，對我的

祖父說道，「這個小孩子記性雖不好，悟性卻好」。我雖承蒙他獎贊，但已做了他的教育法的犧牲了！

我的生性是非常桀驁不馴的。雖是受了很嚴歷的家庭教育和私塾教育的壓抑，把我的外貌變得十分柔和卑下，但終不能摧折我的內心的分毫。所以我的行事專喜自作主張，不聽人家的指揮。翻出幼時所讀的四書，經文和注文上就有許多批抹。例如告子上篇末天爵章末有「終亦必亡而已矣」句，仁之勝不仁章末又有「亦終必亡而已矣」句，我便剔去了中間欲貴章首的「○」號，批道，「不應有○，下文有「終亦必亡而已矣」之語，可見兩段相連」。又如離婁下篇逢蒙學射章「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我疑心「羿」與「宜」因同音而致誤，就批道，「宜，當作羿」。這一類的批抹，在現在看來確是極度的武斷，但我幼年讀書就不肯盲從前人之說，也覺得是不該妄自菲薄的。

約在十一歲時，我初讀綱鑑易知錄，對於歷史的系統更能明白認識。那時，我便自立義法，加上許多圈點和批評。我最厭惡綱目的地方，就是它的勢利。例如張良和荊軻一樣的謀刺秦始皇，也一樣的沒有成功，但張良書為「韓人張良」，荊軻便書為「盜」。推它的原因，祇因荊軻的主人燕太子丹是斬首的，而張良的主人劉邦乃是做成皇帝的。我對於這種不公平的記載非常痛恨，要用我自己的意見把它改了。可惜我讀的一部易知錄是石印小字本，上邊寫不多字，祇得寫上小紙，夾在書裏。前年理書時檢得一紙條，是那時的筆蹟，寫道：

書「秋，秦王稷薨，太子柱立」。至明年冬，又書「秦王薨，子楚立」。
下目書曰，「孝文王即位，三日而薨」。夫秋立而至明冬薨，亦十七八月
矣，何目書「三日而薨」耶？此其史官之訛也。

現在知道，這個批評錯了，因為孝文王的即位在他的除喪之後，和上一年秋的「立」是不衝突的。祇是我敢於寫出疑問，也算值得紀念。

兒時的佚事，現在還記得幾樁。有一次，我看見一個飯碗，上面畫着許多小孩，有的放紙鳶，有的舞龍燈，有的點爆竹，題為「百子圖」。我知道文王是有一百個兒子的，以為這一幅圖一定是畫的文王的家庭了，就想把文王的兒子考上一考。可是很失望，從習見的書中祇得到武王，周公，管叔，蔡叔，康叔數人；左傳上較多些，但也祇有「文昭」十六國。我在那時很奇怪：為什麼這樣一個大名人的兒子竟如此的難考？後來知道文王百子之說是從詩經的「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來的，而「百斯男」的話正與「千秋萬歲，千倉萬箱」相類，祇是一種諛頌之詞，並非實事；心始釋然。

又有一次，不知在什麼地方見到孔子有師七人的話，替他一考居然如數得到。但現在想得起的祇有老聃，師襄，萇弘，邾子，項橐五人，尚有二人反而查不出了。又因謚法的解釋不同，想做一種謚法考，把左傳上的謚法鈔集起來，比較看着。結果，使我知道「靈，幽，厲」諸謚未必是惡謚，孟子所說「孝子順孫百世

不能改」的話並不十分可靠。有一回偶然在漢書上看到漢高祖爲赤帝子，斬白帝子，心想赤帝白帝不是和黃帝一樣的嗎，爲什麼黃帝爲人而赤帝白帝爲神？又在某書上看見三皇五帝的名號和易知錄上所載的不一致，考查之後，始知三皇五帝的次序原來有好幾種不同的說法。那時見到的書甚少，這種考據之業現在竟想不起是怎樣地做成的。

我們顧家是吳中的著姓，自漢以下的世系大都可以稽考。但我們一支的家譜祇始于明代成化中，又標上唯亭的地名。我的十一世伯祖大來公（其蘊）序道：

人各有所自，必自其所自後即安。苟忽其所自而妄萌一焜耀之思，指前之一二顯人曰，「吾所自者某某也」，則世之人亦因其所自而自之矣。然反之心究有所不安。以己之不安而知祖先之必不安，且念子孫之亦未必安也，何可以焜耀之思累先後之不安乎！……此尼備從姪（嗣曾）之近譜所以不宗鹿城（崑山）而宗維亭也。維亭距鹿城不數十里，有農家者流繁衍于上二十一都之鄉，地名顧港，此吾支之所自。鄉之先達已蒙稱述，信爲文康公（顧鼎臣）之支矣。而尼備以宗其所疑不若宗其所信，宗其所信而苟有一毫之可疑無庸宗也，所以寧維亭而不敢曰鹿城，重原本也。

這種信信疑疑的態度，在現在看來固是非常正當，但幼年的我哪裏能懂得呢。我祇覺得他們的胸襟太窄隘了：我們和崑山一支既經是一族，爲什麼定要分成兩族？偶然見到一部別宗的譜牒，以西漢封顧余侯的定爲始祖；又列一世系表，起于禹，啓，少康，中經無餘，句踐，訖于東海王瑤和他的兒子顧余侯期視，約有三十餘代。（這個表不知道從哪裏鈔來的，現在遍查各種古書竟查不到。）我快樂極了，心想我家的譜牒可以自禹訖身寫成一個清楚整齊的系統來了！又想禹不是祖黃帝的嗎，黃帝又不是少典氏之子嗎，那麼，豈不是又可以推算自己是少典氏的幾百十世孫了！我真高興，對着我的同學誇口道，「我要刻三方圖章：一是「句踐後人」，一是「大禹子孫」，一是「少典雲初」。這位同學也贊嘆道，「你家真是一個古遠的世家」！于是我援筆在譜上批道：

甚哉譜必以大宗言也！不以之言，則昧於得姓傳遞之跡而徒見十數世而已。吾族之譜始自允齋公，遂謂允齋公爲始祖。夫公非始得顧姓者，而曰始祖，亦太隘矣！

一個人的思想真是會得變遷的：想不到從前喜歡誇大的我現在竟變得這般嚴謹，要把甘心認爲祖先的禹回復到他的神話中的地位，要把尼備公創立家譜的法子來重修國史了！

在私塾中最可紀念的，是有兩年沒有正式的教師。起先，我的父親在城北姚家教館，我隨着讀書。去了不久，我父考取了京師大學堂，到北京去，館事請人

代着。可是代館的總不得長久，代者又請代，前後換了七八人，有幾個月簡直連接着沒有先生。祇因姚家待我很厚，他們的小主人和我的交情也很摯，所以我家並不逼我換學塾。這兩年中，爲了功課的鬆，由得我要怎樣做就怎樣做。我要讀書，便自己到書舖裏選着買；買了來，便自己選着讀。我看了報紙，便自己發揮議論。有什麼地方開會，我便前去聽講。要遊戲，要胡鬧，要閒談遣日，當然也隨我的便。這兩年中的進境真像飛一般的快，我過去的三十年中吸收智識從沒有這樣順利的：我看無論哪種書都可以懂得一點了，天地之大我也識得一個約略了。這時候，正是國內革新運動勃發的時候，要開學校，要放足，要造鐵路，要抵制美國華工禁約，要請求政府公布憲法開國會，梁任公先生的言論披靡了一世。我受了這個潮流的涌盪，也是自己感到救國的責任，常常慷慨激昂地議論時事。中國魂中的阿旁觀者文和中國之武士道的長序一類文字是我的最愛好的讀物，和學塾中的屈原卜居，李華弔古戰場文，胡銓請斬王倫秦檜封事等篇讀得同樣的淋漓痛快。在這種熱情的包裹之中，祇覺得殺身救人是志士的唯一的，爲政濟世是學者的唯一的責任。塾師出了經義史論的題目，我往往借此發揮時論，受他們的申斥；但做時務策論時，他們便不由得不來賞讚我了。

一九〇六年，地方上開辦第一班高等小學，考題是徵兵論，我竟考取了第一。我剛進去時，真是踏到了一個新世界。我在私塾中雖是一個新人物，自己已看了些科學方面的教科書，但沒有實物的參證，所謂科學也正與經義策論相同。到了新式學校中，固然設備還是貧乏得很，總算有了些儀器和標本了，能做些實驗和採集的工夫了。我在學校裏最喜歡做的事情是「修學旅行」，因爲史地教員對於經過的名勝和古蹟有詳細的說明，理科教員又能伴我們採集動植物作標本，回來之後，國文教員要我們作游記，圖畫教員要我們作記憶畫：使我感到這種趣味的活動，各科材料的聯絡，我所受的教育之親切。但除了這一件事之外，我的桀驁不馴的本性又忍不住要發展了，我漸漸的對於教員不信任了。我覺得這些教員對於所教的功課並沒有心得，他們祇會隨順了教科書的字句而敷衍。教科書的字句我既已看得懂，又何勞他們費力解釋！況且教科書上錯誤的地方，他們也不能加以修正。例如地理教科書中說教主出于半島，舉孔佛耶爲證，理由是半島的海岸線長，吸收文明容易；地理教員也順着說。我聽得時就很疑惑，以爲道教的張道陵就很明白不是從半島上起來的，孔佛耶的出在半島不過是偶然的巧合。海岸線的吸收文明應當在海上交通便利之後，在古時則未必可增進新知（至少在中國是這般）。卽如孔子時，江淮河濟的交通勝于海洋，江淮河濟的吸收文明也應當過于海洋；孔子所以能够特出，或者就靠在河濟的交通上，和半島及海岸綫有何關係。但地理教員就咬定了這句話，大張其半島出教主論了。這種的教員滿眼皆是，他們都祇會食人家的唾餘，毫沒有自己的真知灼見，都祇想編輯了一種講義作終身的衣食，毫不希望研究的進展，使得我一想到時就很鄙薄。

在小學時曾經生了兩個月的病，病中以石印本二十二子和漢魏叢書自遣，使我對於古書得到一個浮淺的印象。又在報紙上見到國粹學報的目錄，裏面有許多新奇可喜的文題；要去買時可惜蘇州的書肆裏沒有。直到進了中學堂，始託人到上海去賣了一個全分。翻讀之下，頗驚駭劉申叔章太炎諸先生的博洽；但是他們的專門色彩太濃重了，有許多地方是看不懂的。在這個報裏，除了種族革命的意義以外，它給與我一個清楚的提示，就是：過去的中國學問界裏是有這許多紛歧的派別的。

十六歲那一年，我在中學二年級，我的祖父對我說，「五經是總該讀全的。你因進了新法學堂，祇讀得詩經左傳和半部禮記。我現在自己來教你罷」。于是我每晚從學校裏歸來，便向祖父受課。他先教我尚書，再教我周易。周易我不感到什麼趣味。尚書的文句雖古奧，但我已經有了理解力，能勉強讀懂，對於春秋以前的社會狀況得到了一點粗疏的認識，非常高興。祖父教我時，是今古文一起讀的。我本不知道今古文是怎樣一個重大的訟案，也就隨書讀。後來感到古文很平順，它的文字自成一派，不免引起了些微的懷疑。偶然翻覽先正事略，從閻若璩的傳狀裏知道他把古文尚書辨得很明白，是魏晉間人偽造的。一時就想讀他所做的尚書古文疏證，但覓不到。為安慰自己的渴望計，即從各家書說中輯出駁辨偽古文的議論若干條，尋繹他們的說法。哪知一經尋繹之後，不但魏晉間的古文成問題，就是漢代的古文也成了問題了。那年上海開江蘇學校成績展覽會，我和許多同學前往參觀，就獨到國學保存會的藏書樓上看了兩種書：一是龔自珍的泰誓答問，一是胡秉虔的尚書敘錄。

我既約略知道了這一些問題，我的勇往的興致又要逼迫我佚出前人的論辨之外了。我感到今文尚書中堯典，皋陶謨諸篇的平易的程度並不比偽古文差了多少，我又感到漢人尚書注的不通，都想由我辨去。十七歲時，江蘇存古學堂招生，我知道裏面很有幾位博學的教員，也報名應考。出的題目是堯典上的，現在已記不起了，祇記得我的文字中把鄭玄的注痛駁了一回。發榜不取；領落卷出來，籤條上面批着「斥鄭說，謬」四個大字。我得到了這回教訓，方始知道學術界上的權威是惹不得的。

要是我能彀從此繼續用功，到現在也許可以做成一個專門的經學家了。但我的祖父逝世之後，經學方面既少了一個誘導的人，文學方面的吸引力又很大，我不自覺的對於經書漸漸地疏遠了下去。

我的祖父一生歡喜金石和小學，終日的工作祇是鈎模古銘，椎拓古器，或替人家書寫篆隸的屏聯。我父和我叔則喜治文學和史學。所以我幼時看見的書籍接近的作品，都是多方面的，使我在學問上也有多方面的認識。可是我對於語言文字之學是不近情的，我的祖父的工作雖給我瞧見了許多，總沒有引起我的模倣的熱忱。我自己最感興趣的是文學，其次是經學（直到後來纔知道我所愛好的經學也即

是史學)，我購買書籍就向那兩方面進行。買書這一件事，在我十一二歲時已成了習慣，但那時祇買新書；自從進了中學，交到了幾個愛收舊書的朋友，就把這個興致轉向舊書方面去了。每天一下課，立刻向書肆裏跑。這時的蘇州還保留着一個文化中心的殘狀，觀前街一帶新舊書肆約有二十餘家，舊書的價錢很便宜。我雖是一個學生，祇能向祖母和父親乞得幾個錢，但也有力量常日和他們往來。我去了，不是翻看他們架上的書，便是向掌櫃們討教版本的知識。所見的書籍既多，自然引誘我去研究目錄學。四庫總目，彙刻書目，書目答問一類書那時都翻得熟極了。到現在，雖已荒廢了十餘年，但隨便拿起一冊書來，何時何地刻的還可以估得一個約略。

我對於學問上的野心的收不住，自幼就是這般。十二歲時曾作成一冊自述，題為恨不能，第一篇是「恨不能戰死沙場，馬革裹尸」，第二篇是「恨不能遊盡天下名山大川」，其三便是「恨不能讀盡天下圖書」。到這時，天天遊逛書肆，就恨不能把什麼學問都裝進了我的肚子。我的癡心妄想，以為要儘通各種學問，祇須把各種書籍都買了來，放在架上，隨心翻覽，久而久之自然會得明白通曉。我的父親戒我買書不必像買菜一般的求益，我的祖母笑我買書好像瞎貓拖死雞一般的不揀擇，但我的心中堅強的執拗，總以為寧可不精，不可不博。祇為翻書太多了，所以各種書很少從第一字看到末一字的。這樣的讀書，為老輩所最忌，他們以為這是短壽促命的徵象。我也很想改過來，但是求實效的意志終抵抗不過欣賞的趣味。我曾對友人說，「我是讀不好書的了！拿到一部書想讀下去時，不由得不牽引到第二部上去，以至於第三部，第四部。讀第二第三部書時，又要牽引到別的書上去了。試想這第一部書怎樣可以讀得完？」這種情形，在當時確是很惆悵的，但在現在看來也可以說由此得到了一點益處。因為這是讀書時尋題目，從題目上更去尋材料，而不是讀死書。不過那時既祇隨着欣賞的趣味而活動，並沒有研究的自覺心，就是見到了可以研究的題目，也沒有實作研究的忍耐心，所以不曾留下什麼成績。

中學校時代，實在是我的情感最放縱的時代，書籍的嗜好在我的生活中雖占着很重要的一部分，但并不能制伏我的他方面的生活。我愛好山水，愛好文學，愛好政治活動。

遊覽的嗜好似乎在我很幼的時候已經發端；記得那時看掃墓是一件趣味最豐富的樂事。我家的墳墓不在一處，有的地方要三天才來回，我坐在船裏，祇覺得望見的東西都新鮮得可愛。有時候走近一座山，要拉了老媽子一同上去，哪知山基還遠着，久久走不到，船已將開了。自從進了中學，旅行的地方遠了一點，有時出府境，有時出省境，我高興極了，無論到什麼地方總要盡了我的脚力走。別人厭倦思歸了，我還是精神奮發，痛罵他們阻住了我的興致。每星期日，幾乎必約了同學到郊外遠足去，蘇州城外的山徑都給我們踏遍了。我在那時，愛好自然，

爲自然的美所吸引的一種情趣，在現在的回憶中更覺得可以珍重。

（葉聖陶先生（紹鈞）是我的老朋友，從私塾到小學和中學都是同學。他是一個富於文藝天才的人，詩詞篆刻無一不能；沒有一件藝術用過苦功，但沒有一種作品不饒於天趣。我在中學頗受到他的同化，想致力於文學，請他教我作詩填詞。我們的同志三四人又立了一個詩社，推他做盟主。我起先做不好，祇以爲自己的工夫淺。後來永遠不得進步，無論我的情感像火一般的旺烈，像浪一般的激涌，但是表現出來的作品終是軟弱無力的。有時也偶然得到幾句佳句，但要全篇的力量足以相副就很困難。有許多形式，我已學像了，但自省到底沒有『煙土披裏純』——文藝品的魂靈。懷了創作的迷夢約有十年，經過了多少次的失敗，方始認識了自己的才性，恍然知道我的思想是很質直的，描寫力是極薄弱的，輕倩美妙的篇章和嶄奇豪壯的作品本來都沒有我的分兒，從此不再妄想『吃天鵝肉』了。

我在中學校時，正是立憲請願未得清廷允可，國民思想漸漸傾向到革命的時候，使得我也成了這個傾向下的羣衆的一個。看着徐錫麟，熊成基，溫生才等人的慷慨犧牲生命，真覺得可歌可泣。辛亥革命後，意氣更高張，以爲天下無難事，最美善的境界祇要有人去提倡就立刻會得實現。種族的革命算得了什麼！要達到無政府，無家庭，無金錢的境界時方纔盡了我們革命的任務呢。因爲我醉心於這種最高的理想，所以那時有人發起社會黨，我就加入了。在這一年半之中，我是一個最熱心的黨員，往往爲了辦理公務，到深夜不眠。很有許多親戚長者勸我，說，「這班人都是流氓，你何苦與他們爲伍呢！這不是你的事呵！」這種勢利的見解我是早已不承認了，我正以爲流氓和紳士不過是惡制度下分出來的兩種階級，我正嫌惡紳士們做種種革新運動的阻礙，要把這個階級划除了纔快意。但入黨多時之後，我瞧着一班同黨漸漸的不像樣了。他們沒有主義，開會演說時固然悲壯得很，但會散之後就把這些熱情丟入無何有之鄉了。他們說的話，永遠是幾句照例話，誰也不想把口頭的主義作事實的研究。他們閒空時，祇會圍聚了長桌子坐着談天，講笑話，對於事業的進行毫沒有計畫。再不然，便是賭錢，喝酒，逛窑子。我是一個極熱烈的人，同時也是一個極不懂世事的人，對於他們屢屢有所規誡，有所希望，但是他們幾乎沒有一個能承受的。我對於事業雖有極澈底的目標，但我自己知道我的學識是很淺薄的，遠够不上把主義發揮；然而在同黨中間，他們已經把我看作博學的文豪，凡有發表的文字都要拉我動筆了。在這到處不如意的境界之中，使我得到了一個極清楚的覺悟，知道這班人是祇能給人家用作嘍囉小卒的，要他們抱着主義當生命般看待，計劃了事業的步驟而進行是不可能的。我先前真把他們看得太高了！我自己知道，我既不願做別人的嘍囉小卒，也不會用了別人做我的嘍囉小卒，那麼我永在黨中混日子也沒有什麼益處，所以我就脫黨了。可喜這一年半中亂擲的光陰，竟換得了對於人世和自己才性的認識。從此以後，我再不敢輕易加入哪個黨會。這並不是我對於政治和社會的改造的希望歇絕了，我知

道這種改造的職責是應當由政治家，教育家和社會運動家去擔負的，我是一個沒有這方面的發動的才力的人。我沒有這方面的才力也不覺得有什麼可耻，因為我本有我自己能做的工作，一個人原不必件件事情都會幹的。

在熱心黨會的時候，早把書籍的嗜好拋棄了。這時又把黨會拋棄之後，精神上不免感到空虛。民國二年，我考進了北京大學的豫科。我在南方，常聽得北京戲劇的美妙，酷好文藝的聖陶又常向我稱道戲劇的功用。我們偶然湊得了幾天旅費，到上海去看了幾次戲，回來後便要作上幾個月的咬嚼。這時我竟有這般福分，得居戲劇淵海的北京，如何忍得住不大看而特看。于是我變成一個「戲迷」了！別人看戲必有所主，我固然也有幾個極愛看的伶人，但戒不掉的好博的毛病，無論哪一種腔調，哪一個班子，都要去聽上幾次。全北京的伶人大約都給我見到了。每天上課，到第二堂退堂時，知道東安門外廣告版上各戲園的戲報已經貼出，便在休息的十分鐘內從譯學館（豫科所在）跑去一瞧，選定了下午應看的戲。學校中午的功課下午本來較少，就是有課我也不去請假。在這戲迷的生活中二年有餘，我個人的荒唐和學校課業的成績的惡劣自不消說；萬想不到我竟會在這荒唐的生活中得到一注學問上的收穫（這注收穫直到了近數年方因辨論古史而明白承受）。上面說的，我曾在祖父母和婢僕的口中飽聽故事，但這原是十歲以前的事情。十歲以後，我讀書多了，對於這種傳說便看作悠謬無稽之談，和它斷絕了關係。我雖曾恨過紳士，但自己的沾染紳士氣確是不能抵賴的事實。我鄙薄說書場的卑俗，不屑去。我鄙薄小說書的淫俚，不屑讀。在十五歲的時候，有一種賽會，喚做現聖會，從鄉間出發到省城，這會要二十年一舉，非常的繁華，蘇州人傾城出觀，學校中也無形的停了課，但我以為這是無聊的迷信，不屑隨着同學們去湊熱鬧。到人家賀喜，席間有妓女侍坐唱曲，我又厭惡她們聲調的淫蕩，唱到我一桌時，往往把她謝去。從現在回想從前，真覺得那時的面目太板方了，板方得沒有人的氣味了。因為如此，我對於社會的情形隔膜得很；就是故事方面，也祇記得書本上的典故而忘却了民間流行的傳說。自從到了北京，成了戲迷，于是祇得抑住了讀書人的高傲去和民衆思想接近，戲劇中的許多基本故事也須隨時留意了。但一經留意之後，自然地生出許多問題來。現在隨便舉出數條于下（久不看戲，所記恐有錯誤，請讀者指正）：

- （1）薛仁貴和薛平貴的姓名和事蹟都極相像。仁貴見于史；平貴不見，而其它遇合更為奇詭，直從叫化子做到皇帝。可見平貴的故事是從仁貴的故事中分化出來的，因為仁貴的故事還不淋漓盡致，所以造出一個平貴來，替他彌補了。
- （2）戲劇的本事取于小說，但很有許多是和小說不相應的。例如黃鶴樓是「三國」戲，但不見于三國演義；打漁殺家是「水滸」戲（蕭恩即是阮小五），但不見于水滸傳；盜魂鈴是「西游」戲，但不見于西遊記。可見戲劇除小說之外必另有取材的地方，或者戲劇與小說同是直接取材于民間的傳說而各不相謀。

- (3) 宇宙瘋又名一口劍，什麼緣故，大家不知道。有人說，趙高的女兒裝瘋時說要上天，要入地，宇宙即天地之謂。但戲中凡是遇到裝瘋時總要說這兩句，未必此戲獨據了此句命題。後來看見梆子班中演的全本，方知戲名應是宇宙鋒，宇宙鋒就是一口劍的名字。戲中情節，是趙高之女嫁與鄭洪之子；鄭洪嫉惡如讎，不為趙高所容；趙高就與李斯同謀害他，派刺客到鄭家盜取了他們世傳的寶劍，投入秦皇宮中；鄭家既破，趙高之女遂大歸（尚有下半本，未見）。這齣戲不知道根據的是什麼小說，也許並沒有小說。皮黃班中不演全本，祇截取了裝瘋的一段，於是戲名的解釋就變成了猜謎了。
- (4) 小上墳中的劉祿敬夫婦在劇本裏原是很貞潔的，情節亦與雪杯圓相同，應當由老生與青衣串演。不知何故，改用小丑與花旦演了，作盡了淫蕩的態度，但唱的依舊是貞潔的字句。唱的字句給演的態度遮掩了，聽客對於戲中人的觀念也就變成了小丑與花旦的調情了。
- (5) 草橋關與上天台同是姚剛擊死國丈的事；又同是皮黃班中的戲。但草橋關是光武命斬姚期父子，馬武聞信，強迫光武赦免的；上天台是姚期請罪時，光武自動的赦免，並沒有馬武救援之事。
- (6) 楊家將小說中祇有八妹，並無八郎。但戲劇中的雁門關則系八郎之事，八郎亦是遼國駙馬，尚二公主。其它表述楊門功績的戲詞也都以「四八郎」并稱。看來八郎是從四郎分化的。
- (7) 轅門斬子一劇，在皮黃班中，一挂斬殺劍，余太君即出帳；一斬馬蹄，八賢王亦即出帳。在梆子班中，則挂劍後余太君跪在帳前，六郎出而陪禮；及將斬馬蹄，八賢王與之爭辨，六郎獻印求免官，始無精打彩而去。在這種地方，可見編戲者看描寫人物的個性比保存故事的原狀為重要。因為各就想象中描寫，所以各班的戲本不必一律。
- (8) 司馬懿在逍遙津中是老生，因為他的一方面的人，曹操是淨，華歆是小丑，且他在三人中比較是好人。但到了空城計中，與老生諸葛亮對陣時，他便是淨了。曹操在別的戲中都是淨，但在謀刺董卓的獻劍中卻是生。可見劇中人的面目不但表示其個性，亦且表示其地位。

這種事情，簡單說來，祇是「亂」和「妄」。在我的中學校時代，一定不屑齒及，不願一顧的。但在這時正是心愛着戲劇，不忍把它拒絕，翻要替它深思。深思的結果，忽然認識了故事的格局，知道故事是會得變遷的，從史書到小說已不知改動了多少（例如諸葛亮斬馬謖而小說中有揮淚斬的事，楊繼業絕食而死而小說中有撞死李陵碑的事），從小說到戲劇又不知改動了多少，甲種戲與乙種戲同樣寫一件故事也不知道有多少點的不同。一件故事的本來面目如何，或者當時有沒有這件事實，我們已不能知道了；我們祇能知道在後人想像中的這件故事是如此的紛歧的。推原編戲的人所以要把古人的事實遷就於他們的想像的緣故，祇因作者要求情感上

的滿足，使得這件故事可以和自己的情感所豫期的步驟和結果相符合。作者的預期，常常在始則欲其危險，至終則欲其美滿；所以實在的事情雖並沒有這樣的危險，而終使人有「不如意事什八九」的感歎，但這件事成為故事的時候就會從無可挽回的危險中得到天外飛來的幸運了。危險和幸運是由得人想像的，所以故事的節目會得各各不同。這是一樁，其餘無意的訛變，形式的限制，點綴的過分，來歷的異統，都是可以詳細研究的。我看了兩年多的戲，惟一的成績便是認識了這些故事的性質和格局，知道雖是無稽之談原也有它的無稽的法則。當時很想搜集材料，做一部戲劇本事錄，把各出戲的根據加以考證，並評騭其異同之點；可惜沒有成書。這不得不希望於將來了。

在北京大學的同學中，毛子水先生（準）是我最敬愛的。他是一個嚴正的學者，處處依了秩序而讀書；又服膺太炎先生的學說，受了他的指導而讀書。我每次到他齋舍裏去，他的書桌上總祇放着一種書，這一種書或是毛詩和儀禮的注疏，或是數學和物理課本。我是向來祇知道翻書的，桌子上什麼書都亂放。『汗漫掇拾，茫無所歸』，這八個字是我的最確當的評語。那時看見了這種嚴正的態度，心中不住地說着慚愧。我很想學他；適在讀莊子，就用紅圈的戳子打着斷句，想勉力把這部書圈完。可是我再不能按着篇次讀下，高興圈那一篇或那一頁時便圈到那篇那頁。經過了多少天的努力，總算把莊子的白文圈完了。這是我做有始續有終的工作的第一次，實在是子水在無形中給我的恩惠。白文圈完之後，又把郭象注和陸德明音義繼續點讀。但這個工作太繁重了，僅僅點得逍遙游的半篇已經不勝任了。

民國二年的冬天，太炎先生在化石橋共和黨本部開國學會講學，子水邀我同往報名聽講。我領受了他的好意，與他同冒了雪夜的寒風而去。講學次序，星期一至三講文科的小學，星期四講文科的文學，星期五講史科，星期六講玄科。我從蒙學到大學，一向是把教師瞧不上眼的，所以上了一二百個教師的課，總沒有一個能穀完全攝住我的心神。到這時聽了太炎先生的演講，覺得他的話既是淵博，又有系統，又有宗旨和批評，我從來沒有碰見過這樣的教師，我佩服極了。子水對我說，「他這種話祇是給初學的人說的，是最淺近的一個門徑呢」，這便使我更醉心了。我自願實心實意地做他的學徒，從他的言論中認識學問的偉大。

那時袁世凱存心做皇帝，很獎勵復古思想，孔教的聲勢浩大得很。有一夜我們到會時看見壁上粘着一張通告，上面寫道：

余主講國學會，踵門來學之士亦云不少。本會本以開通智識，昌大國性為宗，與宗教絕對不能相混。其已入孔教會而復願入本會者，須先脫離孔教會，庶免熏蕕雜糅之病。

章炳麟白。